

◀郑强在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。他认为，必须以饱满的热情、充满活力的动作，才能让听众受益。

贵州大学校长郑强： 舞台上的人，总希望听到台下有掌声

他喜欢坐在聚光灯下，听掌声。
他最习惯的自我称呼是“我郑强教授”。

他多次就中国的教育、科研、社会问题发表演讲，其言论受到不少网友推崇，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。

2012年他从浙江大学调任贵州大学校长，四年中，围绕他的新闻不断，他被网友称为最牛愤青校长、被评为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校长。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特立独行，勇于改革，也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，热衷炒作。

但不管有多少争议，人们都认可一种说法：“至少，郑强让贵州大学的名字响亮了。”



“我在著名演讲家中排第一”

此前，贵州大学召开的一次民主选举会上，西装革履的郑强主持会议并宣布选举结果——郑强票数垫底。他悄悄垂下脑袋，把领带取了下来，然后坐直，表现得若无其事。

“舞台上唱歌的人，总希望听到台下有掌声。”郑强提到这次选举，做了这样的类比。

郑强是听惯了掌声的人。

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：2013年，在贵州省委礼堂一次演讲，3个多小时，现场响起128次掌声；2015年，郑强在云南中医学院演讲，四个小时，现场响起掌声200次……

郑强说，“我在全国做演讲，掌声最

少的地方就只有敬老院了……”

喜欢郑强的人不吝惜赞美之辞。一位网友用了四个词来夸他：敢怒敢言、敢作敢当、嬉笑怒骂、挥洒自如。

不喜欢郑强的人则认为“这个人完全靠语言搏出位，挺低级的。我很奇怪这么一个吹牛皮的家伙会坐到校长位置上。”

反对者经常会拿郑强的一些“言论”说事，比如一个月前，郑强的一段演讲视频在网络上传流，“我不明白了，在天上推着车，倒点水，和在地上推着车，倒点水，为什么在天上倒水的女孩要比地上倒水的要长得漂亮。”讲到激动的时候，郑强离开座位，弓着腰身，做着推车的动作，双臂上下晃动。

因为这段话，舆论指责郑强歧视空姐职

业。网络上还流传一张图片，一群空姐在举牌抗议：郑强，下课！

郑强陷入类似的争议不止一次。2014年，一篇《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说：谁现在就是汉奸？北大清华的学生！》的文章在网上传播。有人专门写博客评论，《北大清华培养汉奸？太偏激了！》。

对于这些指责，郑强并不以为然，见到记者，他还主动挑起话题：“你想谈？我不怕给你谈谈。”

“我只为自己说话的方式道歉，因为我演讲时说了脏话，但我不认为我的话有错，他们断章取义，只截取了三个半小时演讲中的三分多钟。而且那还是我六年前的一次演讲。”



“对什么都看不惯”

2012年，郑强来到贵州大学任校长。来贵大之前，郑强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。上任伊始，郑强就什么都看不惯。

他告诉记者，首先看不惯的是学校的大门，破烂不堪。进入校门，迎宾道右侧的一个树林里七扭八歪地长着杂乱的树木，地上积满了落叶，树林中水池的水溢出来，满地都是。校园里的花草，杂乱无章地长着，没人管理。

“还有贵州大学北校区的一些破旧的厕所，一到夏天，臭气熏天。”

他最看不惯的是学校的风气，郑强发现，学校对教师8年没有考核，有的教授一年一篇论文都没写，下去巡考，发现主考老师在上面玩手机，学生在下面翻书。

当时，学校有一名老教师在学校开餐馆，这个餐馆从来没有交过水电费。

“还有作为一个省的最高学府，竟然没有一辆校车。老师从市里来上班要挤公交。”

郑强首先对学校的树林下了手，砍掉了一些树，在树林里铺上了道路。熟悉当时情况的一位老师说，“当时学

校有人反对，还举了牌子，说那些‘参天古树’代表贵大魂。”

最后，树还是砍掉了，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《熊出没》里爱砍树的光头强，郑强也落下一个“光头强”的绰号。

然后，重修学校大门，买了校车，拿掉了学校的那家餐馆，拆掉了厕所，开始对教师进行考核……

贵州大学一位行政干部告诉记者，“郑校长看不惯什么事情，不但去做，还说，在公开场合说，就像他的演讲一样，毫不避讳。”



“脚踏着地手撑着天”

郑强到贵大当校长，马上快四年了。贵大内部对于郑强的评价，几乎和外埠一样，一名学生说，“毁誉参半。”

在喜欢郑强的师生中，郑强被称为“强哥”。大三学生罗云（化名）直言不讳自己对郑强的喜爱：“我们都把校长当明星啊，强哥对于大家来说像是精神崇拜和信仰。”罗云说，大家见到强哥，就像见到吴亦凡这些明星一样。周围很多同学，会因为校长的出席而跑去参加某个会议。

大二学生刘旭（化名）说，强哥说话比较豪爽、直接。毕竟是西南地区的重庆

人，很多时候说话不委婉，就是直来直去。学生们之间流传着校长表情包，郑强开会表情、发言稿里某一句有趣的话，都会被脑洞大开的同学制作成图片。有时候不熟的同学想很快熟起来，发个校长表情包就行了。

郑强把自己在贵大的四年总结为“脚踏着地，手撑着天。”

在贵大的努力，叫做脚踏着地，为中西部教育呐喊，叫手撑着天。

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郑强在全国人大会上多次提交议案，希望国家对中西部教育给予支持。

2013年3月，郑强在全国两会上发言说，“现在西部人才的流失对我们这些校长教授来讲，就像心里流血一样痛。我们的那些好大学‘营养过剩’，一些穷的地方严重‘营养不足’。”

今年两会，郑强再提西部教育，我们国家的重点高校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，而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份居然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。中央四大银行哪个不在贵州开分行？电信运营商哪个不到贵州开分店？两大石油巨头哪个不在贵州开加油站？为啥不办大学呢？



“不为我鼓掌，也不能整我啊”

5月11日下午，郑强的秘书和贵大团委书记各自在准备一份材料。郑强指点二人修改。一个标点符号，一个称呼，一个格式他都要亲自把关。

秘书负责的一份稿件，只有五百字左右，他让秘书改了超过五遍。

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不单单对于稿子，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，都很认真，亲自来。”

一位退休教师把这种认真理解为“专制”，“这个大学，就差姓郑了。”

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告诉记者，郑强一直是这种性格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讲情面，但事情过后，会和你称兄道弟。“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，时间久了，习惯了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”

但有些事情，一些教师还是不能接

受。贵州大学一名老师说：“郑强有时候改我们的稿子，没有仔细看，就开始改，改后水平不一定有之前水平高。都是知识分子，有点接受不了。”

郑强说，他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他，甚至反对他。他最耿耿于怀的，是为贵大做了那么多事，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对他不满。

“舞台上的人总希望听到台下的掌声，不为我鼓掌，也不能整我啊。”

他以这次空姐事件为例，“明显是一次有预谋的行为。”他说，“这是一段六年前的视频，当时没有任何波澜，为什么现在却被翻出来。而且还有长篇的文章批我？”

还有当初砍树事件，“班子决定的事情，后来有人反对我，闹了三天，班子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。”

郑强告诉记者，四年当中，感觉很孤

独。大概一年前，他有了想离开的想法。

但他放不下自己在贵大的改革，为了避免改革不搁置，他说自己“要高速运转时交棒”，“高速运转起来的事情，才不会轻易停下来。”

提到接任者会如何，郑强说，“再复制一个郑强是不可能的。”

郑强的发型一直没变过，只是由乌黑变成了灰白。

比起网络上的形象，郑强瘦了很多，眼窝深陷。记者第一次见到郑强的时候，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短袖衬衣，一条白色休闲裤。隔了两天，第二次见他，还是那身打扮，他刚刚送走一个客人，赶去参加一个会议。郑强快速迈着步伐，衬衣的后襟露出来，耷拉在腰部。身材不到一米七的他显得瘦小单薄。 据《新京报》

喜欢郑强的学生，把他作为明星崇拜，学生们之间流传着自己设计的校长表情包。